

董荷斌 程叢夫 程飛組隊

全華車隊

戰 勒芒耐力賽

勒芒耐力賽，考驗車手意志，也考驗汽車性能。網上圖片



在由西方人長期強勢主導的體育運動項目中，華人的突圍，相比中國體育傳統的優勢項目，引爆着國人更高的興奮點。就像李娜問鼎澳網，這座冠軍獎盃在整個國家的熱血沸騰中已不僅僅是她的個人成就，而承載着太多的民族情緒。這樣的明星效應，也讓我們見證了一項西方運動以及背後的產業，在中國從水土不服走向日漸普及的可能性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珊珊、肖晶 實習記者 鄭艷方 武漢報道

今年6月，世界最著名的三大汽車賽事之一的勒芒24小時耐力賽將在法國舉行，首支全華人車隊將在世界頂級汽車賽事中亮相，與歐美選手展開角逐。本報獨家對話車手程飛，向讀者揭秘華裔小兵的賽車之路和勒芒賽事的看點及魅力。

勒芒24小時耐力賽同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賽(F1)、世界汽車拉力錦標賽(WRC)並稱為世界最著名三大汽車賽事，自1923年起每年在位於巴黎西南200公里的小鎮勒芒舉行。比賽一般從第一天的下午四點開始，一直持續到次日的下午四點，歷時24小時。每部賽車由3名車手分別駕駛，以及採用換人不換車的方法，所有的加油、換胎和維修時間都包括在24小時以內。最後，行駛里程最多的賽車獲勝。

哪怕對手開戰鬥機 也要勝他

程飛，是一名在出生於湖北武漢的華裔車手。去年12月9日，程飛和同為華裔車手的董荷斌所代表的OAK車隊獲得勒芒亞洲系列賽馬來西亞站冠軍。

的冠軍，並憑借四站的總成績一舉拿下2013年勒芒亞洲系列賽冠軍，獲得參加今年法國勒芒總決賽的資格，他們的車隊將成為出現在勒芒總決賽上的首支全華裔車隊。

「今年6月，OAK車隊將組建一個全華班，由三名華裔車手參加法國24小時勒芒賽。」程飛透露，如無意外，董荷斌、程叢夫將與他一同組隊出戰勒芒總決賽。

由於勒芒24小時耐力賽換人不換車，隊友之間的默契配合就異常重要。三名華人車手不僅在賽場上多次並肩作戰，彼此之間也是非常親密的朋友。程飛說三人私下裡幾乎每天都會微信聯繫，交流的話題也不局限於賽車，共同的文化背景讓他們更加投緣和默契。

「我們華裔車手在技術上並不輸給外國人，去年的勒芒總決賽，有不少參加過F1的車手參加比賽，今年相信也會很多。我在比賽中，贏過這些車手，作為職業車手，哪怕對方開過戰鬥機，我的信念，也是戰勝他。」這次參賽，程飛和隊友的目標非常堅定，「我們這支華人車隊的目標就是在勒芒總決賽中奪冠，讓歐美車手記住華人車手的衝勁。」

程飛：只要努力 早晚會成功

在武漢出生的程飛6歲時隨父母遠赴美國，和許多賽車手一樣，他迷上賽車是從卡丁車開始的。13歲時，程飛第一次駕駛卡丁車，「頭盔一戴，整個世界就消失了，非常寧靜美好。」

出於對安全的考慮，父母對程飛玩兒卡丁車的要求並未應允。但他的激情沒有被澆滅，開始瞞着父母，把零用錢和打工賺來的工資幾乎全部用在賽車訓練中。

「剛開始開卡丁車，10分鐘需要20美金，對於一個13歲的孩子來說，真的是太貴了。我把媽媽每天給我的午餐錢偷偷攆下來，午飯就跟着同學吃着，這個同學不吃蘋果，我就要過來，那個同學不喝牛奶，我就拿來喝。拼不到飯的日子，只有餓肚子，直到放學回家刨壁櫥、翻冰箱地找東西吃。」

到15歲可以打工的時候，程飛一天打兩份工，既在Pezza店做Pezza，又在百貨店理貨，攆了一年錢，終於擁有了第一輛屬於自己的二手卡丁車，並開始參加職業卡丁車賽。其他的選手比賽大多是全家上陣，家人在一旁加油，但少年程

飛卻總是一個人。「車子出了問題單憑我自己根本抬不動，就必須四處找人幫忙將車子翻過來。」

高中畢業後，程飛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華盛頓大學，就讀公共政治專業。拿到錄取通知書的同時，程飛還收到一家賽車俱樂部的邀請，直到這個時候，不知情的父母才真正了解到兒子的天賦以及對賽車的熱愛。他拿着大學錄取通知書和父母談判：「要是讓我繼續從事賽車，我保證不會耽誤學習。」最終，程飛的父母妥協了。在修了220個學分後，在校長的建議和支持下，程飛提出休學，全情投入到賽車事業中。

「世界上沒有不可能做的事情，只要你努力、堅持，早晚都會成功的。」這是程飛在少時那段看上去不可能的時光中最大的感悟，也至今影響着他的賽車之路。



程飛渴望挑戰世界難度最大的賽事。香港文匯報武漢傳真



OAK車隊獲得勒芒亞洲系列賽馬來西亞站冠軍。香港文匯報武漢傳真



程飛(左二)與董荷斌(右一)等隊友一起慶祝奪冠。網上圖片



勒芒24小時耐力賽是世界三大汽車賽事之一。香港文匯報武漢傳真

賽車煉獄 考驗意志技術

勒芒環行跑道全長13.5公里，其中絕大部分是封閉式的公用高速公路，賽車在其2/3的路段上時速達370公里左右，在跑道上有一段約6公里的直路，賽車在這段路上飛速駛過，速度達到每小時390公里，甚至比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客機——協和飛機的起飛時速還更快。車手們在24小時的比賽中，在這段路上行駛要用6小時，緊張得令人感到窒息，哪怕是稍有疏忽，後果都不堪設想。這段路對車輛也同樣是最嚴酷的考驗，發動機拚命地嘶叫，彷彿是要從底盤上掙脫開來，要從機器罩下竄出似的，輪胎也好像是火爐烤得要爆炸一樣。

最艱苦的汽車比賽

多次獲得過勒芒大賽冠軍的法國車手波斯卡科洛曾說過，如果不打算參加勒芒車賽，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賽車手。勒芒車賽被公認為世界上最艱苦的汽車比賽，對汽車的性能和車手的耐力都是極大的考驗，而且比賽的危險性也極高，被稱為賽車的煉獄。它像惡魔一樣令人生畏，也像磁石一樣吸引着賽車手。

同許多賽車手對F1的嚮往不同，在程飛心中，勒芒總冠軍才是他的終極職業目標，因為在他看來，勒芒大

賽是對車手真正的考驗。「對車隊來說，跑完全程都並非易事，不少賽車都是因為過程當中的碰撞提前退賽。」前21、22個小時都在維持車子的狀態，最後兩小時才是決勝負的衝刺。一般一晝夜下來，成績最好的賽車行駛大約5000公里。

汽車工業的試驗場

勒芒24小時耐力賽比拚速度與耐力，從純粹的技術角度來看，甚至比F1更加刺激。由於不像F1那樣對汽車技術進行嚴格限制，參賽廠商們不惜血本，將發動機、懸架、材料等各個方面最先進的技術應用於賽車之上。「勒芒就是汽車工業的大試驗場，而且是最高級別的試驗場，許多新的技術都是通過勒芒檢驗後，再批量投產民用上，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汽車工業的發展。」

漫長的賽程，在同一賽道上飛速行駛350多圈的賽車和現場觀戰的車迷們共同形成了賽車界獨一無二的情景。程飛說，「這24小時就是一個巨大的party，大家帶著美酒美食一起狂歡，甚至有人帶著燒烤架和帳篷在賽車中間的草坪安營紮寨，這種濃烈的氣氛是不到現場就無法想像的！」

從超越別人變成挑戰自己

不了解賽車的人會認為賽車手每天坐在車裡試車，但程飛表示，其實訓練大多都發生在賽車之外，「真正去練車的話，成本太高了。」

「對賽車手來說，卡丁車和小型方程式就好比是小學和中學，是打基礎的時間，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練車。」程飛說，前期一定要達到這個程度，不管跳進甚麼車裡，都可以把它開快，這也是職業與非職業的分別。

而後期訓練則體現在不同方面，一個是體力的保持，畢竟賽車對車手體力的消耗非常巨大，另一個就是心態的訓練。

「賽車不同於其他運動，像籃球個子高點就佔優勢，足球跑得快就佔優勢，」程飛指着自己的大腦說，「它的優勢不在於體力或者身高，在這裡，在你腦子裡。」

在程飛眼中，賽車是一門配合的藝術，「跟彈琴一樣，它是節奏的配合，來達到最快，狀態更好做得就更好，這是賽車最有意義的地



程飛瞞着父母學賽車，終踏上夢想之旅。網上圖片

方。」在接觸賽車的第一個階段，都是在跟別人比，想着要怎麼超過別人、打敗別人，但是後來賽車手的目標變成超越自己。

通過瑜伽冥想放鬆自己

比如對抗恐懼。上賽場前，程飛的母親總會很緊張地說，「你要小心一點」。程飛則說，「我不能小心。在走路的時候，眼睛看哪就往哪走；車也一樣，開到極限，眼睛看到的只能是前面的賽道，如果「小心一點」，注意的東西多了，就會心虛，反而出事，如果看着牆那就會撞上去。」

為了調整狀態，程飛會通過瑜伽中的冥想將自己放鬆，甚麼都不想。「這也算是東方的傳統文化在賽車上的運用，在西方他們往往更加注重爆發力，最近幾年才意識到這種「靜」的狀態對賽車手的穩定發揮更有幫助。」

雖然不能每天碰賽車，但程飛的「思維賽車」卻天天都在進行。「每天臨睡前，都會在腦海中按照勒芒的賽道，將賽車的情景預演一遍。雖然有些不可思議，但這種情景模擬非常有用，賽車的速度、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與真實的比賽別無二致。」